

仲夜阑番外

仲夜阑觉得自己不是华浅的良人，从成婚以后就有这种感觉，可他无法开口言说。

于是成婚以来，他只能自欺欺人地躲在皇宫和自己书房两处，假装忙得不可开交。

可是却总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华浅，就如同此刻在宫门口迎面碰上一身便服的仲溪午。

「皇兄，你的晋王妃如今可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」

仲夜阑皱了皱眉，看着仲溪午的打扮问道：「皇上这是又出去微服私访了？方才还听母后问起你。」

「我若是不乔装打扮出去，怎么会碰见如此有趣的场面？」

仲溪午丝毫没有被抓到偷偷出宫的窘迫，反而坦坦荡荡地大方承认。迎着仲夜阑越皱越深的眉头，他笑笑不语，侧目示意林江上前说明。

华浅要绑了华深见官？

这怎么可能？以往无论华深如何胡闹，她不都是只会袒护说情吗？

这是仲夜阑之前唯一不太满意华浅的地方，不过华浅从小性子就善良，心软，倒是也可以理解。

如今怎么……变化如此之大？

对上仲溪午调侃的目光，似乎他能看透自己心里此时的意外，仲夜阑心里莫名有些不自在。

于是，他匆匆敷衍几句便开口告辞，径直回了晋王府。

踏进华浅的院子，仲夜阑才意识到，成婚这几个月以来，他几乎从未主动来过这里，偶尔一两次也是为了一些府上的中馈之事，交代几句就离开了。

华浅不曾提，而他忙于处理牧遥的安置问题，竟然忽视了自己新进门的妻子这么久，那华浅她为何……不提呢？

这一次仲夜阑多了几分心思，不再像从前一样，说上几句话就转身离开，而是认真看起了面前的华浅。

一观察才发现，如今的华浅虽是如同之前一样温和，却是守礼中带着些……明显地疏离。

想来她一个金枝玉叶的相府千金，嫁入晋王府后却备受冷落，难免伤心失落，但她却只言不提。

仲夜阑心头升起淡淡的愧疚感，仿佛是想说服自己，他格外认真地开口：「我们既然已经成了亲，我就该对你负责，之前是我……之错，成亲以后对你诸多冷落，往后我会好好对你。」

只是这一番话似乎惊到了她，正在喝水的她咳得满脸通红。

仲夜阑觉得好笑，抬手想帮她顺气，却见她转身去拿丫鬟手里的手帕，正好躲过了他探过去的手。

「我要的可不是你不会负我，王爷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想想清楚，不然贸然做决定可能对……所有人都不公平。」

对上华浅一双明亮的眼眸，仲夜阑下意识闪躲不敢直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满腹心思，在华浅面前好像无处可匿，仿佛她一直都知道……他在假装忙碌，知道他对牧遥的特殊感情。

若是华浅一直都知道却从未主动提及，那过去的这几个月里，她的心里该有多失望。

自此以后每当仲夜阑闲暇之余，他开始尝试着主动去寻华浅，像是想弥补自己心里那深厚的愧疚感。然而华浅却好像总是刻意想避开他，用的把戏拙劣而刻意。

一个被冷落了几个月的人，有点儿小脾气也是应当的，在仲夜阑头疼之余心里却又暗暗庆幸，若是华浅轻易便接受了他的示好，那他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把华浅当成妻子去对待。

当在太子宫里的华浅自成亲以来第一次主动亲近他——虽然只是试探性地拉住了他的袖子，仲夜阑低头对上她那双忐忑不安的眼眸，心头第一次有点儿发紧，这明明是他明媒正娶的晋王妃，可是如今连接近他都是小心翼翼。

仲夜阑回握住了她的手，却是察觉到华浅的手背在隐隐颤抖，她怎么了？

仲夜阑有点疑惑的抬眸望向刚进来的仲溪午，只见他还是如往常一样笑得月朗风清，无半点异样，更让仲夜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华浅有心事。

这是仲夜阑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的这个王妃这段时间心思有些过重。

所以仲夜阑忍不住主动开口询问，可华浅却不愿说，以往并没有见过她如此忧郁，似乎都是……成婚以后才如此的。

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徘徊不定、心思不明，才让她没安全感的吗？所以她才宁可自己忐忑不安，也要把所有人都隔离开。

仲夜阑心头的愧疚越来越盛，如同是承诺一般地开口说道：

「阿浅，我们成亲以后你似乎有很多心事，你不愿说我不逼你。你只要知道有我在，定会护着你。」

这句话也是对自己说的，当初本就是 he 醉酒才犯下的错，无论自己真正的心思如何，他都应该好好护着她的。

回了晋王府就见华浅病倒，仲夜阑瞧见她病得脸色苍白，却不知该如何去劝慰，只得托人去华府将她母亲请来。毕竟生了病的人，最想见的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家人了。

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，华浅从未主动邀过宠，仲夜阑也就继续自欺欺人地假装不知。

生辰那日，他一如既往地早起后，正欲出门上朝，却听南风通报华浅的大丫鬟千芷求见。

想着华浅无事不会主动派人寻他，他停留了片刻，只见那个丫鬟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，眼里是掩饰不住的期待，对他说：

「王妃让奴婢来给王爷传句话，今日忙完宫里的事，还请王爷早些回来，王妃备下了宴席给王爷庆生。」

因为生辰这个特殊日子，仲夜阑下意识就想开口说拒绝，只是想到华浅难得主动想给自己做些事，他还是把到嘴边的「不必了」给咽了回去，只是回了句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丫鬟欢天喜地地离开了。仲夜阑看了看一边低着头的牧遥，心头有些许烦闷，终究什么都没说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上完朝被仲溪午留下商讨国事，眼看着天色不早了，仲夜阑几经犹豫还是开口打断了仲溪午的长篇大论：「皇上，今日我府上还有事，关于边防之事咱们改日再谈吧。」

看到仲溪午有些不满地皱眉，仲夜阑便开口解释：「是阿浅她难得备下宴席，说是让我今日早些回去。」

仲夜阑感觉这一番话说出来后，自己都有点儿不好意思，尤其是看到仲溪午听完他一席话明显呆愣了片刻，似乎很是意外。

片刻后才听到仲溪午又开口：「能让皇兄这般惦记，我倒是想去瞧瞧了。」

仲夜阑不曾多想，直接领了仲溪午出宫，往日他们兄弟二人也是无事就相携一同外游的。

宴席上看到华浅竟然推出了牧遥来演奏，仲夜阑忍不住偷偷看了几眼她的表情，却瞧见华浅是真的无半点嫉妒之意。

难不成她想给自己纳妾？

这个想法吓了自己一大跳，仲夜阑心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有一点排斥，却又有一点期待，华浅不介意他身边有别人吗？那他是不是可以不用两难了，牧遥是不是可以……

下一刻仲夜阑赶紧打消了这个想法，牧遥的性子他是了解的。宁为寒门妻、不做豪门妾，她是不会愿意屈人之下的。

还好他的这一番心思并未有人察觉，因为此时的仲溪午正在和华浅较劲，想起华相在前朝的种种劣迹，倒也不难理解。正当仲夜阑想开口帮华浅说上两句时，却看到华浅一溜烟地跑走。

等她回来时，双手捧了个瓷碗，里面装着热腾腾的长寿面，当华浅在自己面前放下瓷碗时，仲夜阑看到她本来洁白如玉的手掌已经被烫得嫣红。

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平日只爱吟诗抚琴的华浅，竟然会为了他，去后厨那等脏乱不堪的地方。仲夜阑只觉得自己方才还想着要……的心思，真是格外不堪。

为了掩饰，他把那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，仿佛这样就能让方才的小心思消失个干净。

饭后仲溪午却没有开口告辞，而是又拉着他说起了在宫里未说完的边防话题，说到兴起，仲夜阑便起身去书房里拿边防图，看到一旁的华浅一副走神的模样，仲夜阑倒是不曾开口叫她。

这里还有很多下人作陪，倒是也无事。

拿到边防图从书房出来，看到牧遥在外面候着，一脸心思不定。

仲夜阑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问：「收起你的那些小心思，别以为皇上在这里，你就能做什么。」

只见牧遥抬起头，露出一抹满是嘲讽的笑：「你想多了，如今的我能做什么？连你都不愿信我，我又怎么敢奢求仅见过一次的皇上信我。」

握着城防图的手紧了紧，仲夜阑开口说：「华浅绝对不会如同你说的那样。」

牧遥嗤笑一声：「是，你的华浅柔弱纯良、不谙世事，她不曾设计我，更不曾陷害我牧氏一族谋反流放。可是仲夜阑，你觉得我是那种随便攀咬的人吗？」

仲夜阑大步一迈越过牧遥，有点不敢再看她的表情，嘴上说着：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以后这些话我不想再听到。」

「放心，这些话是我最后一次说了，只是仲夜阑你自己的心你看不清楚吗？若是华浅真的像你以为的那般善良，那明知这样会伤害到她，你为何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收留我？」

身后牧遥的声音显得飘忽不定，仲夜阑忍不住回头，只看到她站在书房的灯笼下，整个人都显得模糊起来。

最终仲夜阑只能仓皇而逃，不敢再多言，因为他救下牧遥的心思，他自己其实很清楚，只是不敢承认。如今娶了华浅，更是不能承认。他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自己是如此优柔寡断的一个人，一直逃避直面这个问题，因为他难以……抉择。

一面是放不下的责任，一面是藏不住的真心。

刚回到亭子附近，听到华浅清脆的声音传来：「……我虽依然爱王爷，却不像以前只想把他据为己有。也是因为太过爱他，我才明白了，只要他开心，我什么都可以。」

全身的血液仿佛一瞬间冲到头顶，仲夜阑僵硬得一动也不敢动。他从来不知华浅的这个心思。当华浅看到他掩面跑走时，仲夜阑反而松了口气，因为他不知道听了这一番话后，自己此时该如何去面对华浅。

亭子里的仲溪午仍旧是坐着，仲夜阑恍惚间从他眼里看到点点凉意，只是认真看过去，却只看到满眼的揶揄。

仲溪午缓缓展开手里的折扇，在手指间反复翻转：「皇兄的风采，向来都让我等望尘莫及。」

无暇顾及仲溪午的调侃，仲夜阑匆匆送走了他，回过头便看到牧遥站在房檐下，好像突然离他格外遥远。

若是华浅没那么喜欢自己该有多好。

明知这个想法不可取，此时的仲夜阑还是忍不住地想。最终他自嘲地摇了摇头，人家姑娘已经把一辈子的清誉都托付到了自己身上，自己又怎能生出这样的想法？

最终仲夜阑抬步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他会好好对待华浅，护她一世安稳，即便是没办法给她想要的情意。而牧遥……是时候该送她离开了，已经自我欺骗了这么久，再这样日日相对，他害怕自己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了。

怪只怪他和牧遥相遇的时间太晚，此生他身边已有一佳人，和她终究是无缘。

暗中托人给牧遥被流放的家人安置所有未来的生活起居，仲夜阑不再日日同牧遥相对，而是主动去华浅院里，虽然被她挡在院外，仲夜阑也不介意。

若是要断，那就断得彻底，不能再给他和牧遥之间留任何余地。

这些想法都在仲夜阑心里，不曾外漏，他想，等安置好牧遥和她家人的后路，就彻底送牧遥离开吧，同时也彻底断了自己心里的杂念。

祭祖典礼上突然爆发的混乱，仲夜阑还是下意识地挡在牧遥身前，他自欺欺人地想，他要送牧遥离开，就万万不能让她此时出事。

挥剑期间，突然听到华浅大喊一声：「放着我来。」

来不及回头，就被一个柔软的身体抱住，还好仲夜阑早有防备，不然就会被她扑得一个趔趄。

当仲夜阑皱眉转头时，看到的却是华浅那张无半点血色的脸，还有她胸口那个血流不止的箭头。

身子比脑子更快地反应过来，单手揽住华浅往后倒的身子，仲夜阑只觉得耳朵旁边全是「砰砰」的心跳声，震得头脑发懵。

「你……」

话未说出口，就看到华浅头一歪，闭眼昏了过去。

「南风！」

随着自己的一声咆哮，南风很有默契地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道路，仲夜阑把佩剑丢给其他侍卫，双手抱起华浅就向外走去。

只是离开之际，他终究忍不住低声对南风吩咐了一句：「牧遥……交给你了。」

院子里，仲夜阑踱步走来走去，胸口方才抱华浅时被染上的血迹已经半干涸。

他通过余光看到丫鬟端出来的一盆盆血水，还有那换下来被血浸透的衣裳。

仲夜阑的手不由自主有点抖，方才抱华浅回来的路上，她的脸颊靠在他的肩头，仲夜阑可以清晰地听到她意识不清地喃喃声：「疼……好疼……」

若是那样怕疼，那究竟是多大的勇气才迫使她挡在自己面前？

仲夜阑无法切身体会华浅此时的感受，只是他心口发紧，为自己一直以来对华浅的忽视，还有在她和牧遥之间的反复游离，也为此时他胸口那片暗红的血渍。

「只要她能醒来，那此生我身边有她一人足矣。」仲夜阑心里暗暗发誓，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郑重。

华浅的伤处理完毕后已经过了两刻钟，仲夜阑坐在床边看着华浅格外苍白的脸，耳边响起大夫的声音：「回王爷，王妃的伤口已经包扎完毕，只是此次的伤势实在是离心脉太近，再有分毫偏差，即便是华佗在世，恐怕也回天乏术。」

让下人送走了大夫，仲夜阑继续坐在华浅床前。这一刻，他才彻底把眼前的这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妻子，而不再是一个名义上的「晋王妃」。

所以当仲夜阑看到华浅房间里单调的装饰后，他张了张嘴就想唤下人进来，把自己书房里的衣物用品全部搬进华浅的院子里。只是想了想，怕惊扰到昏睡中的她，他才生生忍了下去，还是等华浅醒来后再说吧。

日后他不会再独居他处而冷落华浅一人，这个为他险些丢掉一条命的人，是他曾八抬大轿、十里红妆娶回来的妻。

华浅昏睡的这段时间，仲夜阑几乎从未出过院子，只是守着她。所以听到华浅醒来的声音后，他才能第一时间走进来：「阿浅，你终于醒了。」

他的声音里有着自己都能察觉出来地欣喜，他有很多话想对华浅说，比如我日后会真正好好待你，比如我会处理好牧遥的事情，不再让你为难，比如我会努力忘记牧遥而只要你……

可是他来不及说就听到华浅费力地开口：「小时候在寺庙陪你守陵的那个女孩……不是我，而是牧遥。」

一连串的话打了仲夜阑一个措手不及，如同是有人朝着他的脑袋狠狠的砸了一块石头，他许久后才把华浅说的话理解透彻。

看着刚说了几句就又昏过去的华浅，仲夜阑下意识上前一步却又生生止住。

她中箭后自己的愧疚，自己的心疼，自己想要好好对她的……这些心思，在她方才这一席话之下，一瞬间仿佛变成了一个笑话。

仲夜阑本就心思灵敏，所以他能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华浅此次为他挡箭并不是出于爱意，更多的是一种……挟恩图报的心思。

不然，明明未来还有很多时间、很多机会，可是她偏偏选择在刚醒来就说这些话，目的性实在是太强，分明就是想让他重恩之下难追其咎。

长寿面，月下告白，典礼挡箭……仿佛都带上了其他色彩。

心头的恼意竟然一瞬间大过了被欺骗的感觉，想起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努力去认真对她的自作多情，仲夜阑恨不得此时就摇醒这个昏过去的女人。

忍了又忍的他最终只是大步向外，屋外的下人看他脸色不对，也不敢说半句。

他径直走到牧遥的住处，看到牧遥一脸惊愕地看着他：「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来这里……」

「十三年前，皇陵里的我遇到的那个小姑娘……是你吗？」仲夜阑抬手握住牧遥的手腕，目光紧紧盯着她。

牧遥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苦笑一声说：「我还以为这件事你早就忘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记着。」

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仲夜阑反而松开了手：「那我给你的玉佩呢？」

牧遥转身去屋里翻找了片刻，便拿出一个碧青色玉饰，仲夜阑一瞬间就认了出来，那是他母亲的遗物，他自然清楚。

华浅究竟对他说了多少谎？除却她今天承认的，还有多少？

「你父亲的谋反一案，我帮你……查。」

话音刚落，就看到牧遥震惊的双眸，仲夜阑勾了勾嘴角，掩去满腹的怒火。

信任这种东西，一旦破了一个角，很容易就会全盘崩塌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仲夜阑都对华浅不闻不问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她，不想看见她因受伤而格外虚弱的脸庞，那只会让他想起华浅的欺骗和他无法追究的憋屈。

听说仲溪午不打招呼就到了自己府上，还径直去了华浅的院子，仲夜阑越发觉得不对劲，便派了牧遥前去请人。

被请来的仲溪午一脸理所应当：「母后忧心华浅伤势，便派我带了太医过来瞧瞧。」

仲夜阑压下心头的异样，只当是自己多想，毕竟一直以来仲溪午可是看华浅颇为不对眼。

仲溪午寻了处椅子坐下，倚在靠背上单手撑头说：「只不过方才听晋王妃院子里的丫鬟说，这几日你對自己伤重的王妃问都不曾问过一句？」

「这是我的家事，皇上就不必挂念了。」仲夜阑硬邦邦地回复一句。

半晌后才听到仲溪午的声音，带着几丝懒洋洋的惬意：「如此……甚好。」

因为自己对华浅不加掩饰的突然冷落，惹得华府都上门说道，而仲夜阑几句话便说得华夫人和华深灰头土脸的离开。

他们养的女儿，他们又怎会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？

如此看来，果然是华府上下都在骗他，也就他傻才会乖乖入套，越想越恼的仲夜阑更是半点不想再看见华浅。

而她却自己找上了门。

书房外，她清脆的声音仿佛没有一丝感情：「臣妾华氏，今日前来自请下堂。」

半点没有被伤了心才要和离的绝望之情，还真是无丝毫顾忌地演戏啊。

一瞬间仲夜阑想起华浅那日说的，他们之间清清白白，无夫妻之实，那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对华浅抱着承担责任的愧疚之心，完全可以顺了华浅此时的心意，就这样和离。

只是突然一个想法跑进脑子里——会不会这一切都在华浅的谋划下？先前的深情款款，和之后的舍命挡剑，是不是都是为了如今把所有真相揭开后，她可以顺其自然地离开？

可是若是不愿嫁他，当初又何必下药设计于他？这实在是前后矛盾。

不过仲夜阑却清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他之前想要华浅没那么喜欢自己的想法，全是在自作多情。华浅先是授意对他情根深

种，然后设计失身嫁给他，让他以为是自己的错，一直都心怀愧疚，最后她却又主动坦白真相想要离开。

越想越气的仲夜阑恨不得现在出去，掐死那个在门外掷地有声的华浅，枉他一世聪明，如今华浅这一番作为简直是把他当猴耍。

最后仲夜阑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出书房，只是忍一时越想越气，最后，大半夜睡不着的他还是跑去了华浅的屋子里。

他一进去就看到华浅在收拾东西，自己想的还真没错，她果然是准备跑路了。

油灯不小心熄灭了，仲夜阑才发现黑暗之中的华浅竟然丝毫看不到东西，认识她这么久，他竟是才知道这件事。

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仲夜阑就更气了，气自己对她怀有愧疚之心都成习惯了。

恶狠狠夺过华浅手里的灯点上，仲夜阑接下来就欣赏了华浅异常拙劣的表演，口口声声对他情深义重，可是那双眼睛里可并无半点情谊。

也不知道自己以前是怎么瞎的，这么明显的把戏都没看出来。

「你既然如此深情，那本王成全你，让你留下。」仲夜阑心里暗讽，故意刺她。

果然看华浅脸色僵硬地开口拒绝，仲夜阑便继续句句话把她堵得无话可说，凭什么她想嫁就敢设计自己，她想走就觉得自己

定会顺她意？

恩情归恩情，欺骗就是欺骗，这两者可不存在什么可以抵消的关系。

看着华浅脸色越来越铁青，仲夜阑才觉得心头舒坦了一些，于是他翻身离开，还特意伸手扑灭了烛火。

接着他就在窗外听到她咬牙切齿的偷骂：「仲夜阑，你个忘恩负义、没人性的东西。」

忘恩负义？

也不知道他们俩是谁忘恩负义，自己之前的一番愧疚之心全都喂了狗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仲夜阑就吩咐南风去华浅那边拿中馈印章，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他暗中吩咐府中之人，都当华浅不存在就好。

府里倒是有些势利的下人，暗中苛待华浅院子里的人，所以她的院子一时间走得没剩几个下人，知道南风私下里偷偷去关照他们，仲夜阑也不在意，反正他只是想冷落华浅，并不是真想虐待她。

所以看到华浅顶着一张红肿的脸回来时，仲夜阑还是忍不住主动过去问了一句：「谁打的？」

应该没有下人敢这么胆大吧？

只是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华浅却故意当着牧遥的面抱了他，仲夜阑也由此才发现自己只顾着出气，想让华浅受挫的赌气之为，却是把牧遥置于了尴尬之地。

转身去追牧遥，正想开口解释却看到牧遥掏出一封信，说道：「我父亲那边已经查出了结果，牧家一门谋反一案全是华相背后所为，只是相关人和东西已全被他们销毁。」

仲夜阑迟疑地接过信封，看到了一行行字，大意就是追查之时发现相关人士都无故失踪，全被毁尸灭迹，但是在买凶杀人的背后，有华氏一族的人插手进来的痕迹。

仲夜阑此时已经信了大半，或许他一开始心底里就是相信牧遥的，只是嘴上不承认罢了。而现在他却有些犹豫，倾巢之下岂有完卵，那华浅她……

「现在追查之事已经穷途末路，此事本就困难重重，王爷若是心中不忍，不想追查下去，我亦不会强迫王爷。」牧遥像是能看透他的心思一样开口，语气格外平静。

「不，既是冤案，那就要查个水落石出。」仲夜阑握紧了手里的信，最终还是开口。

至于华浅……他会努力留她一命，全当是还她之前那一箭之恩的情分。

使臣进宫的晚宴上，再一次把牧遥和华浅的问题摆到了明面上，似乎所有人都在逼他做出一个选择。

他自是会选牧遥，过了这么久，他倒是也没那么气恼华浅之前的所作所为了，只是现在放手让华浅离开，那日后他就没有任何立场去护她。

成亲这么久，他知道华浅即便是有些小心思，也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，而华府所行之事必定会株连一族，让华浅此时回华府，那她……终究是难得善终。

至于为什么想要护下华浅，仲夜阑心里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心里虽气恼华浅，却也不能眼睁睁冷眼旁观她和华府一起倾覆，毕竟曾经的华浅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思，都差点为他命丧黄泉。

只是没想到，华浅却又自作主张地跑去请旨，把牧遥赐给他当侧妃。牧遥哪里是能当妾的性格？他也不愿让牧遥给他做妾。

由此说来，华浅当真是聪明的很，摸透了他的心思，所以才会把所有矛盾激化，逼他做出抉择。仲夜阑气得都想揪着她，告诉她知不知道自己不和离是为她好，为什么偏偏要自作聪明，他可以还她自由之身，只是现在要用「晋王妃」的身份去等……尘埃落定。

既是太后下的懿旨，那多说也是无意义，仲夜阑只能先把牧遥以侧妃之礼娶进门。却没想到封妃宴席上出事了。华浅那个向来荒淫无度的哥哥又闹事了，第一次看到牧遥泪眼朦胧的双眼，有一度仲夜阑是真的想杀了华深的。

一个纨绔子弟，便是他杀了也能承担后果。

可是当看到挡在华深面前求情的华浅，仲夜阑还是退让了，他想着废了华深的手就好了，而华浅却还是一意孤行地护着那个纨绔。

如同她一直以来都喜欢做这种无声的抵抗，直让人心头烦躁，仲夜阑举起了手里的剑，终究被匆匆赶来的仲溪午拦下。

后来仲夜阑问了自己很多次，如果当时仲溪午没有出现，那他真的会伤害华浅吗？其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

更无法面对牧遥院子里华浅的质问。

仲夜阑是喜欢牧遥的，不只是因为小时候的守陵相陪，毕竟在华浅一开始冒充这个身份时，他还是忍不住对牧遥有了别的感情。

他喜欢牧遥，喜欢她不同于京城贵女的温顺淑良，喜欢她天生带着的一种野气，喜欢她无视阶级把仆人当至亲，喜欢第一次相遇时她骑在马上不亚于男儿郎的风姿……

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，可是现在的他却迟疑了，之前在牧遥和华浅之间纠结，只是出于对毁了华浅清白的责任，而如今他们之间并无此层羁绊，为何他看到华浅哭……也会心疼。

自己的心意已是一团乱麻，他又发现了……仲溪午对华浅的不同。因为那时他挡在华浅身前的那个模样，像极了是在护着自己的所有物。

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对于这个弟弟的心思，仲夜阑也是有几分了解的，之前没往这方面想，只是因为仲溪午一直对华浅不冷不热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，或许是他掩饰得太好，仲夜阑也只是刚刚察觉。

可是仲夜阑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，他根本无暇再去管仲溪午对华浅生出的不明心思。关于牧遥之事，冷静下来他就想明白了其中不对劲的地方，而牧遥也未曾想过能瞒下他。

仲夜阑可以理解牧遥出于恨意对华深出手，也知道华深那个纨绔是罪有应得，可是看到华浅的眼泪后，他却没办法装作不知，继续对华深穷追猛打，因为华深是她……兄长。

所以他只能拖着，仿佛这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

而悬崖之上的两抹身影，终逼得仲夜阑做了选择，他看到华浅哭会心疼会难受，可是看到牧遥哭则是想不惜一切代价杀了那个弄哭她的人，这就是区别。

因感动而慢慢滋生的怜惜之情，终究在他发现了一直以来，都是他自以为是地想护住华浅之时停止了。因为在华浅最难过的时候，她想要的那个人并不是他。

因为华浅从头到尾根本就……不需要他。

心里虽然有些不舒坦，仲夜阑还是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如同后来华浅告诉他：「既然做了选择，就不要再左摇右摆。」

他已经在两个人之间徘徊太久了。

和离后，仲夜阑还是听到了很多关于华浅的消息，一方面是他刻意留意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华浅一反之前的柔弱，追凶抓人均是雷霆手段，惹人侧目。

仲夜阑才明白，自己真的不曾了解过她，一开始他心里装着牧遥，下意识不想去了解，后来就是华浅不再想让他去了解。

看她往皇宫里跑得愈发殷勤，仲溪午对她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加掩饰，仲夜阑有些坐不住了，他本来不应该再管的，可是心里是压不住的担忧。

仲夜阑了解抚养他长大的太后的性格，规矩森严的贵女出身，太后是绝对不允许华浅兄弟双嫁；同时他也了解仲溪午，虽然他的这个弟弟向来处事温和有礼，但终究是坐在皇帝的位置上，又怎么可能没有些狠辣手段？

正如后来华浅身边的侍卫事件，一个性子再温和的皇帝，眼里也容不得沙子。

而母子若是对上，最后的牺牲品就只会是……华浅了。

犹豫了很久的仲夜阑还是出手了，当街拦下了华浅，然后言语中几番暗示……皇宫不是属于她之地。此事被仲溪午知道后，明显对他的态度冷冽了许多，仲夜阑借此把早就写好的折子递了上去——晋升牧遥为正妃，这才打消了仲溪午的疑虑。

自从仲夜阑成亲以来，身边的每件事和每个人似乎都在逼着他做抉择，当他在楼上对华浅说了句「再见」之后，才觉得彻底压在心头的那块沉甸甸的石头，终于消失了。

每个人处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正如他一开始的徘徊不定，正如牧遥后来不安地设计试探……知了错方能改错，还好他们余生还长。

而所谓的愧疚、赌气、恩情……爱情，哪里能区分得清清楚楚呢？只是大家都还有更重要的人和更重要的事罢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